

华北军政大学——

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

■钱 锋 张晓龙 沈在强



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南新城村的华北军政大学旧址。

1948年,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,我军迫切需要大批精锐军政干部充实部队。考虑到此前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,华北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,1948年4月,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,以晋察冀军区为主,合并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华北军区,同时决定将晋察冀军区的军政干部学校、步兵学校,晋冀鲁豫军区的军政大学、陆军中学、青年教导团合并,组建为华北军政大学。6月11日,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南新城正式宣布成立。7月1日,学校举行庆祝“七一”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,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着重指出,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办,标志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。此后,华北军政大学紧跟“军队向前进”的战略步伐,遵照“理论联系实际,直接为战争服务”的办学要求,坚持教学相长,提倡教学民主,教学活动呈现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。

“兵来将挡”,克难办学。华北军政大学自建校起,就面临诸多挑战。首先是危险的教学环境。华北军政大学的建立,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,他们将这所培养我军骨干军事人才的学校视为“眼中钉”。1948年,国民党多次出动飞机对石家庄及其周围进行轰炸,其中3次专门针对华北军政大学校部驻地,导致学校人员伤亡、房屋坍塌,但这没有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学员们的学习热情。

其次,办学之初,全校能授课的教员只有36人。学校决定“搬师请贤”,从起义投诚人员中,选拔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。经多方努力,学校陆续接近300名教员。之后,叶剑英等校领导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来改造他们的思想认识,以身作则耐心引导,极大调动了这些教员的积极性,提高了教学质量,为学校建设发挥积极作用。

另外,缺少教材,教学计划难以正常推进。为解决“教材荒”,学校一方面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材,结合自身教学目的进行编修;另一方面,抽

调部分理论素养过硬的教员奔赴前线战场,通过参加太原和济南战役,观摩实战,将实际作战经验写入教材中,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前线战况,确保学校教育 with 战场实际紧密结合,实现以战教战。全校很快有计划地编写出30余种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,为全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良好基础。

发扬民主,互动办学。华北军政大学在教学方面,无论是教育对象,还是教学内容,与过去的学校相比有很大差异。总体上看,过去我军办校,以培养步兵中、初级军政干部,连、排、班基层干部为主,而华北军政大学需要培养团、营以上军政指挥员,参谋、政工干部,以及炮兵、工兵等专业人才;教学内容也由过去以连、排战术为主,转变为以攻坚战和特科兵种为主。针对教学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校党委指出,要大胆抛弃旧式教学方法,倡导走群众路线,实行启发式、研究式的民主教学。在全校第一次干部会议上,叶剑英号召实行“官教兵、兵教官、官教官、兵教兵”的练兵方法和互帮互学、教学相长的新教育方法。为此,学校将整个教学过程分为教学准备、教学实施、教学检查3个

阶段,民主教学逐步开展起来。

在教学准备阶段,教学组拟订授课提纲草案后,结合学员的文化水平、作战经验等进行补充,而后召开教育讨论会通过。在教学实施阶段,由若干教员、助教组成教学组,一人主讲、其余旁听。在理论授课的基础上,学校注重结合实战交流讨论。许多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,逐步掌握正确的方式方法。比如,地形教学组在高山队教地形学时,发现学员对如何使用地图需求较大,他们就用易懂的方法讲解且颇有成效,但在初级指挥员队来用同样的方法,学员就很难听懂,因此,教学组结合实际提出“三不讲”,即学员用不着的不讲、学员接受不了的不讲、没有准备充分的不讲。叶剑英高度评价“三不讲”经验,并向全校教员推广。在教学检查阶段,学校定期召开教学检查会、学员代表座谈会,总结成绩、查找问题,不断改进教学工作,逐步理顺群众路线的教

学方法,切实提高教员积极性和学员主动性,教学质量显著提升。

正规秩序,建章办学。华北军政大学诞生于我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前夕,为适应这一形势,完成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赋予的培养大批政治上坚定、能进行正规建军和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任务,校党委在学校成立伊始,就提出要把华北军政大学建成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。

建校之初,学员来自各方,成分比较复杂、思想比较混乱。为端正思想认识,协调一致步伐,建立正规秩序,华北军政大学于1948年6月12日至22日连续召开政治工作、教育工作、行政工作3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。叶剑英强调:“新的战争形势给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,学校要为战争服务,就要解决这些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所提出的新课题。”副校长萧克指出:“现在已经到了正规化的时候,因为现在攻坚战一天天增多,再不正规就要犯错误,所谓正规就是一切事情要有规格,按章办事,坚决克服游击主义习气。”3次会议对于统一全校人员思想起到积极作用,华北军政大学仅在4个月内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构,统一教学思想,拟订各类教育计划,组织教学检查,修建学校房舍、作业场所和防空设施,统一财政开支。同年12月,学校颁布《行政教育制度与规章(暂行草案)》,共计行政制度17条、教学制度9条、各类规章20条。此后,学校各项工作稳步正规推进。

1950年9月,为适应全军整编和正规化建设需要,华北军政大学改编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,光荣完成历史使命。在办学两年多的时间里,华北军政大学向华北和全国战场输送初、中、高级指挥员和兵种骨干4.6万余名;培养军事、政治、文化教员1000余名,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。

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



张家口解放后,人民解放军通过大境门。

战役布势,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、新保安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等地。此时,张家口守敌在隆冬严寒中已被围困半月有余,在外无增援、内缺补给情况下,守敌士气日渐低落。

围追堵截,夺城开敌。12月22日,第2兵团攻克新保安,全歼敌第35军。当日下午,傅作义急令孙兰峰及时突围并向绥远撤退。张家口守敌指挥员紧急商议,匆匆拟订分路突围计划,企图采取强行攻击打通道路、攻占要点接应突围等方式隐秘向绥远逃窜。

23日凌晨,张家口守敌利用大雪纷飞、寒风怒吼、能见度极低的雪夜弃城突围,负责大境门方向警戒任务的第3兵团一部官兵边打边撤。随着张家口守敌撤退消息传开,城内其他守敌、地方官员和城内士绅等混在一起逃离。

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早已预料到张家口守敌会弃城逃窜,即令各纵队及东北野战军第41军共11个旅(师),在北岳、内蒙古军区部队配合下对敌展开围追堵截。至23日黄昏时分,第41军等部攻入张家口市区,解放了这座塞外名城。24日晨,第3兵团将突围之敌压缩

包围于大境门外西甸子至朝天洼一条长10公里、宽不足1公里的狭窄通道内,随后依托两侧高地以交叉火力封锁通道,逃窜之敌人马拥挤不堪;建制大乱,斗志全失。我军官兵趁势发起冲锋,猛插猛打,战至16时,第3兵团以伤亡900人的较小代价,全歼傅作义集团1个兵团部、1个军部、5个师、2个骑兵旅等共5.4万人,生俘袁庆荣等少将以上军官13人,孙兰峰成为此役中唯一逃脱的旅以上军官。

解放张家口是中央军委布局平津战役的关键一招,也是平津战役胜利的奠基之作,同时还是着眼全局谋划城市作战的代表之作。通过围城引援调出傅作义主力,采取“围而不打”战法,将傅作义集团牢牢牵制在平津一线,最后对张家口致命一击使其元气大伤,陷入孤立无援、进退无路的绝境。此战为北平和平解放和平津战役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,奠定了胜利基础。

史说新语

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

琅琊海战,是公元前485年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,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一次海战。齐国凭借主场作战的优势、钩拒等武器的加持与丰富的海战经验,最终取得战争胜利。

海上大战

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,东南方向的吴国开始崛起,成为一支影响列国争霸格局的力量。柏举之战中,吴国一举攻陷楚国都城郢都,吴王阖闾开始称霸中原。夫差即位后,吴国在夫椒之战中大败越国。野心膨胀的夫差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,意图率兵北上问鼎中原。夫差为取得中原霸主地位,将目标锁定中原大国齐国身上。恰在此时,齐国大夫鲍氏弑杀国君齐悼公,齐国朝堂之上暗流涌动。吴王夫差看到出兵进攻的机会。他假意为齐悼公发丧,而后率师讨伐齐国。为增加胜算,夫差决定兵分两路向齐国发起进攻。夫差亲率吴国军队并联合鲁、邾等国,借道鲁国从陆上攻齐;夫差又派大夫徐承率领水军,沿海路奔往齐国的南鄙(今山东青岛琅琊一带),以配合吴国的陆上攻势。

春秋中期以来,齐国卿大夫势力崛起,大夫弄权,内乱不止。面对吴国的强大攻势,齐国内部暂时摒弃前嫌,同心协力保卫家园。此前,齐国利用滨海的地利练就了一支强大的水军。此次,吴国从海上来犯,齐国决定在琅琊台海域迎击吴国水军。战争中,齐国水军先使用火箭攻击吴军战船,之后利用金属冲角和钩拒对吴军战船进行撞击围困。吴国水军难以抵挡,损失惨重,仅有部分残兵突出重围。主将徐承在部将保护下杀出重围,狼狈撤军。虽然夫差在陆上取得一些小规模胜利,但无法挽回海上作战的失利,不得不撤军回国。齐吴两国这场规模巨大的海战,最终以齐国的完胜结束。

骄傲轻敌

琅琊海战中,此前威风八面的吴国水军惨遭失利,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吴国的骄傲轻敌。吴国崛起不过百年,且人口稀少,国力财富也不能和齐国相提并论。从战略上看,吴王称霸一直依靠的是短暂的军事胜利,营造出吴国强大的表象。这种缺乏综合国力支撑的表面强横,注定不能维持外战的长胜。吴国在实力不对等、不熟悉黄海水域等情况下贸然远征千里,以疲惫之师去攻打以逸待劳的齐军,结果可想而知。吴王阖闾时期,伍子胥等人便在太湖训练水军。吴国水军不断壮大,各种战船配备日益齐全,战术战法日臻完善。然而,夫差忽略了一点,海上环境与内陆江河湖泊大不相同。大海不仅更为广阔,而且风高浪急,礁石遍布,气候变幻无常。只有熟悉相关海域的气候、风向、洋流、深浅、礁石等具体情况,才能制订科学合理的海上作战方案。与吴军相比,齐军具有主场作战的优势,对当地海域环境更为熟悉。因此,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吴军凶多吉少。

海上大战伊始,吴国水军士兵就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汹涌的海浪,让很多士兵出现晕船现象,战阵开始散乱。之前为尽快赶赴战场,吴国水军士兵一路上没有得到充分休息,当时的战船大多靠人力驱动,这让士兵疲惫不堪。同时,吴国水军士兵缺乏应对海上风浪的经验,各类战船之间未能形成默契配合,难以形成作战的合力。战斗时,作为旗舰的“艚艚”号缺乏其他战船的保护,在战争中遭遇围攻,最终被齐国水军俘获。此外,琅琊海战发生在初春时节,此时北方依然寒冷,习惯于南方温暖环境的吴国水军士兵并未配备厚衣铠甲,冰冷的海风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。而齐国水军士兵穿着铠甲手持盾牌,这使得在接舷战中,未做防护的吴国水军士兵被全副武装的齐国水军士兵大量杀伤,终致惨败。



古代士兵在水战中使用钩拒示意图。

琅琊海战

■于涌泉

武器适宜

此战中,齐国水军使用了数件适宜的武器达到“善其事”的目的,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首先是火箭的使用。战争打响后,齐国水军将300余艘大小战船分为3个战阵,一齐向吴国水军进击,同时发射大量火箭。一时间,吴国多艘战船中箭起火,士气受到重创,阵型多处被齐军舰队突破。火箭的使用反映出当时兵家已越来越重视发挥火的巨大威力。《孙子兵法》中有独立的“火攻”一篇,并指出“以火佐攻者明,以水佐攻者强”。在此前平阴之战中,晋国联军便通过焚烧城门的方式攻城,此次齐国水军在正面战场以火佐攻亦收效显著。

其次,齐军战船上装配的金属冲角也在海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。在冷兵器时代,战船之间的撞击是水战的重要方式,交战双方往往谋求通过合适的角度、力度等将敌方战船撞翻。这种情况下,冲角应运而生。所谓冲角是指船艏的一种尖角兵器,多装置在用于冲撞敌舰的突冒船船体前部,在海战中起突破作用。此战中,齐国水军就装备了大量带有金属冲角的突冒船。齐国水军在用火箭完成第一轮攻势后,随即派出突冒船向吴国水军发起撞击,并以大翼船和数艘桥船作战术配合,向吴军舰队深处突击,意图将吴国水军反分割包围。面对齐国水军坚船的猛烈冲撞,吴军舰队阵脚大乱,被迅速分割成几部分。

最后,在齐国水军对包围圈中的吴军战船发动总攻击时,使用了一种叫作钩拒的水战武器。它是一种带有钩子的长矛,在水战中,既可用“钩”钩住敌军战船,使其无法逃脱;又能在己方处于劣势时,用“拒”抵挡敌军战船的追击。在琅琊海战中,齐国水军在利用火箭和金属冲角完成前两轮攻势后,使用钩拒钩住吴军战船,使之无法逃脱,继而通过接舷战的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
相关链接

接舷战

接舷战是冷兵器时代水战战法之一,指在水战中,当双方船只的船舷相互靠近时,本方士兵跳上对方战船,与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,以求杀伤敌军并俘获敌方战船。在热兵器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前,远程攻击的方式及威力都较为单一,因此,水战通常以撞击战的形式开始,以接舷战的形式结束。可以说,接舷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水战的胜负结果。